

賓退錄

三

賓退錄卷第三

大



與昔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
 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
 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巨擘目之曰
 有皮裏陽秋荀奕傳張闓孔愉難弈駁陳留
 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
 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
 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
 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
 而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
 諱為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
 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
 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
 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
 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
 少卿監自 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
 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太鴻臚大司農大匠而

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爲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作猶有據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

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爲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爲賊用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

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
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
爰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迺見
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
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
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真長者天理
爲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輩詣
令家望見竒之李矩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
梁王彤以爲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
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
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迓光赫又謝方明自
晉陵太守爲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
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
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
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
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
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

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太傅韋忠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顧謂之烈女真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
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閑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
韓王南園京師匈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
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非乞沒
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筭來世上
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
曾文昭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
間虞忠肅拜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

三

卷之三

五

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
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
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
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
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
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
交脩繫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
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
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
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

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冀日京出宣言
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
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
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
傳以爲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亘玄之篡
以澹兼太尉與王謚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
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
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

其明順帝時張達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
妄收達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
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
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容與根譖慕容恪慕容
評將謀爲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
之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
帝二十五而暉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
恪旣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
容垂之勲德遂爲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

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撰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蒔薺麥若巢縻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

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爲壟五尺爲符終畝爲符二十爲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爲溝爲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䟽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旣又挽草爲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埴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

黃蕤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孳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曰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醴醅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未異其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鬲子又附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爲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爲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

鐵色次之青綠爲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
過握爲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
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
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
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
多喜竒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
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
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
犍爲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
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爲烏頭冬採爲附

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爲側子愈
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
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旣刪取其略
著于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
子種近類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
土爲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實種其間
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
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
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
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爲煎

附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
五歲爲天雄蓋亦不然鬲子天佳漏籃三物
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
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
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
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
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
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

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與岑嘗因是戲考前代酒
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
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
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
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
樂天共把十千酌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
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餘飲何況官供不著

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
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
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
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
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為江
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
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
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
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
呼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瓠一瓠
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
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瓠
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瓠謂之瓠瓠盈之
功疑是瓠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瓠
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䟽惡終不可
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
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

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旣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飢饉

朝廷以爲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園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

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何肯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殺而爲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不

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淞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費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爲縣
正又爲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
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
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
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
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
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
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
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
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
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
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 本朝雖赤縣無
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
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圮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荆公
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
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
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
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兩

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顏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間樹齊民要術黍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

天桂

嘗語予昔為瀧水令初謁郡

時盛暑德慶林守

會

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

隙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

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

蓋政和間又江鄰幾

休復

嘉祐雜誌云一朝

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

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閣門使易之且詰有何

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

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為醫深於經方一時知

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爲表出蜀今爲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爰盎傳不以親爲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 仁宗爲從子 宣仁后於 光獻爲

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 英宗遂還宮邸 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 仁宗竟無子一日謂 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十三 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溫聞見錄與昔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

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
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
非可與 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
同而已

王孝先曾謚文正王子明且謚文貞避 仁廟

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
以爲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謚
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
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謚清獻而趙
正夫擬之謚清憲則幾於玳瑁亂美玉矣

絲竹管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
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
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爲左馮翊頻
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父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特遷
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

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旣書之以自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已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

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承德化被郡檄

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真

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

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曾中無一物

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肥不管時

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

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

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

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

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

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

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

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

椒糲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

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

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

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

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

編盛行於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祕書

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

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虜
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
追尊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
僞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
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
忠烈王朮其僞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
知其僞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三

